



漪微◎著

LONG, BEFORE DAWN

昼夜之远

他摘下了这一颗孤星，

在黎明到来之前。

用手关合这昼与夜之间，

曾经骤然的无底深渊。

他闭上双眼，

祈求——永远。



朝華出版社

昼夜之远

— LONG, BEFORE DAWN —

漪微◎著

献给爸爸和妈妈

原谅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缅怀那些往事

永远爱你们

致敬弗洛伊德和爱米莉·迪金森
以及这世上所有伟大的孤独者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昼夜之远/漪微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054 - 2423 - 4

I. ①昼… II. ①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3364 号

昼夜之远

作 者 漪 微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成 美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423 - 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昼夜之远

— LONG, BEFORE DAWN —

目录 Contents



●6 AM. 六时 破晓 ☆ 001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 是注定。

●12 AM. 十二时 正午 ☆ 023

女人红杏出墙的 最好借口就是初恋了。

●18 PM. 十八时 夕阳 ☆ 149

考完试后,我们一起 私奔去南极吧。

●24 PM. 二十四时 漆夜 ☆ 227

已经拥有的,会全部 消亡殆尽;
已经失去的,却依旧 栩栩如生。

●6 AM. 六时 黎明 ☆ 331

岁月划过一个轮回的 圈。



6 AM. 六时 破晓

期待一个奇迹般的觉醒。
在碰撞刹那，难于言说的命运之迹。
人们用超过十年的时间长离相信童话的年龄。
然而，信或者不信，
在世界的破晓时分，他们正在相遇。

01 猴子与哈姆雷特

上海。

阳光不算很明朗，微醺一些，如芒色的深海，遥不见底。星巴克的招牌美人鱼飘着一头犹如美杜莎的长发，眯眼笑容泛着傻乎乎的满足感。

这间位于上海第一私家医院对面的星巴克咖啡厅不乏顾客。妙仁医院的外国主顾很多，连带着这里的侍应生也火星人起来，难得见到一个不是医院员工的中国女孩进门，便如老乡见老乡一般的殷勤。

何况这女孩还挺漂亮，皮肤白皙得几乎透明，直发披肩，大眼睛是深琥珀色的，虽然眼神阴沉，但五官都很秀气。

“三杯特浓拿铁，大杯，冰的。”

“小姐，加鲜奶吗？”

她摇头，不等他报价就给钱，数目刚好。

“小姐，cheese 蛋糕需要一块吗？”

“不需要，谢谢。”

这一句低得他没听清，再问一遍，她就拉上钱包拉链，站到一边饮品出口去了。他无趣，这时有人在前台不耐烦地催，于是迅速为她打好咖啡，继续自己的工作。再回过眼来，女孩如猫般安静地缩在角落里，一只杯子已经空了。她在吞咽第二杯，一双手在象牙色的纸杯上白得耀眼，攥得紧紧的。

年轻的侍应生咽了口口水，隐约觉得她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什么，只好盯着看了半晌儿，直到一个低沉但好听的男中音在前台响起。

今天他接待的第二个中国人，是妙仁的副院长。他忙不迭地跑了过来，陪笑，“梁医生下午好。美式咖啡，中杯？”

梁以铮嗯了一声。侍应生一边打咖啡，一边察觉到咖啡厅里的气氛起了变化，人们开始用各种语言窃窃私语，交换着艳羡的眼神。梁副院长的是到哪里都会引起骚动的人物，即使在他天天都来的咖啡厅。

一个白人从角落里走了过来，握住了梁以铮的手，很感激地说：“Dr. Liang, I have to thank you for receiving my José. Your people is definitely the

• 003

6 AM.
六时
破晓

best trained medical team I've ever met……（梁医生，我要谢谢您让 José 住院治疗，您手下的医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团队……）”

这人的英语带着点口音，在他简短致意之后，梁副院长委婉地表达了需要回办公室去继续工作的意思。老外马上摊开双手，放行，退回自己的座位，一不留神碰翻了邻桌的纸杯。

幸好是空的，但他还是一惊，马上转身将它扶起来，跟女孩道歉。

“I'm sorry, miss……（很抱歉，小姐……）”

女孩没有抬头，依旧攥着那已经要见底的第 2 杯拿铁，但答了一句，“No se preocupe。（没关系。）”

侍应生没听懂，但梁以铮显然听懂了，颇好奇地看着这边。三个排排站的大得吓人的杯子，她几乎消失在那后面，看不见人。原来老外是个西班牙人，在这异国的都市猝不及防地听到了自己的母语，大是惊喜。

“Pédon, senorita?（小姐，您说什么？）”

女孩推开第 2 个空纸杯，掀开了第 3 个，显然后悔和他说话了，决定马上将对话结束，于是不耐烦地说响了几分，声音却软绵绵的，力不从心。

“No pasa nada!（我说了，没关系!）”

这次整个咖啡厅的人都听清了。女孩看了看手表，拿着那第三杯站起身来，有些摇晃，但走得还算快。

梁以铮依旧看着她，片刻之后，眼神似乎凝住了，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瞪着她的背影。他低头，双眉之间现出了一道耸然的“川”字，似乎在确定自己的猜想。在她伸手去推玻璃门时，他肯定了似的跟上去，不由分说拿走了她手里的咖啡杯，攢在一边桌上。

“咖啡喝得太多会伤身体。”

她一心想逃走，甚至没计较这个忽然插进来的陌生人。模糊的几个字飘过，她用松出来的右手紧捂胸口，左手想去推那扇玻璃门，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推开。

她抬头的一刻让他彻底僵在了原地。

居然真的是她。

她颊上已经失却了一切血色，嘴唇更是惨白，好像镀上了一层珍珠粉。细黑的眉毛是这张脸上唯一还剩的浓郁，因为痛苦而紧紧扭在一起。

然而，相比于他的惊诧，一瞥之下，她并没显出认识他的样子。

这一分神的功夫，她已经走到了街心，伸出手要叫出租车。他不顾身后留下的一片哗然，几乎是跑到了她身边。

“如果你是想自杀，下次试试喝得再快一些，至少你可以死在当场。”他将手置于她的颈窝上，食指和中指轻微摩挲。

这个看似非礼的动作其实是在快速测量她的心跳。试过她的心跳，他眉头皱得更深了些。妙仁医院就在转角，但她目前的状况不可能走路过去。他转身，那辆银白色的 BMW 在夕阳下赫赫发亮。

庄柔抿唇，忍下胸口的疼痛，她不知这个突兀冒出的男人是谁，有何目的，但她绝不会上陌生人的车。心要跳出胸腔了，痉挛如浪潮涌来，剧烈得将她吞没。

以铮见她执拗，不再坚持。

“那我们打车。”

他不由分说将她塞进了一辆出租车。

“妙仁医院。”

司机诧异地看了他一眼。50 步可以到的地方也要打车？

“是的，我知道就在转角，麻烦你快些。”

这可是要救命。

庄柔很平静地打断他，“我没事，真的。”

以铮看也不看她一眼。这女孩子在呼吸都困难的情况下，说话居然还清晰得让人能听出逗号句号来。

妙仁医院出现在面前时，庄柔畏缩了一下。

她的意识还清醒，这得益于无数次的实验。数到 15 秒，心窝会一跳一跳的疼，就像有人在用斧子劈她的胸骨。数到 30 秒，手背会布满毛细血管隆起的红痕，看上去毛骨悚然。

为了计划完美实施，今天她数了 45 秒才起身。不过多等了 15 秒钟而已，手背上不只有弯曲的红痕，还多了一个男人的手。

他是谁？

庄柔努力抬眼看他，记忆中的一轮侧脸若隐若现，被刺眼的白光晕着，辨不出轮廓。她不认得他，她的手却认得。被他修长五指拢住，莫名熟悉的

温暖直达心底。

“千惠，30秒内把601收拾出来，Jackson呢？告诉他下午茶时间结束了，马上回来准备急救。”

身边男子半拉半拽地把她从车里弄了出来，他一路上都在打电话，空出的一只手，紧紧攥着她的。

好像是为了填补这尴尬的沉默，他扣上手机盖的一瞬，她的手机也响了。这时两人已到一楼大厅，几个护士冲了过来。她眼睁睁看着手机和包包被他拿走。

与此同时，几公里之外，T大。

瑞安楼的报告厅垂着蛋白石色的华美窗帘，灯光音响技术人员都已就位，在做最后的调试。部长陆年羽情绪不好，手下不少人因为小事挨了他的骂。

然而没有人知道真正原因。

“她不来？她不来是什么意思？”

• 006 •

主持人苏黎披着梳了一半的发髻，把陆年羽拉进后台。他是急脾气的人，着火点比纸还低。更何况，庄柔这鸽子放得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了。

“我靠！还有两个小时要开始的时候她说不来？她现在在哪儿？我绑也把她绑来！”

“你别急着生气啊！”苏黎恼火地捶了他一记，身后发型师战战兢兢地为她继续绾着长发，“你先听我说，刚才电话里我听着她声音不对。我告诉你，小柔心肌炎的病史都快10年了，你没注意她从来不上体育课吗？这回是她身体的原因，你现在去校医院看看，这儿有我撑着。”

陆年羽火冒三丈，一脚把塑料椅子踢到了一边，“你撑什么？撑个屁啊！总不能你自问自答把她的部分都说了吧？”

苏黎勉强笑了笑，“把学术部还有手有脚有脑的人都叫来，我要在两个小时内把文案中小柔的部分全部换掉。”

部长和主持人试图让一切有条不紊地修复。陆年羽迅速地把所有新资料整合起来，翻着文案，用记号笔划去一些，添上的部分他做了清晰可辨的索引。

苏黎此刻在进行化妆的最后一道工序。大约50页的新文本，她只有不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

“苏黎，这已经不是背背开场词那么简单了，谈话节目，临阵换人换稿，不定因素实在太多，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宣布论坛延期。”

陆年羽递上了划得花花绿绿的文稿。

苏黎鄙夷地膘他一眼，对镜自照，自信而坚定，“开玩笑。”

主持人不只是读稿子的鸚鵡，面对忽如其来的无序和混乱，她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责任感和果敢力。再过 45 分钟，她要面临的是完全未知、完全凭借个人能力和发挥的主持工作，这是她从未迎接过的挑战。

“不可以延期，我能做到，我们能做到！”

这时一个女生凑到陆年羽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神色更是焦虑。

“董老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估计得找个人骂骂，我先去应付他。”顿了顿，他拍拍苏黎的肩膀，“加油，如果决定不延期，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就让他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喂，陆年羽！”苏黎叫住了他，“小柔回来你别发脾气，行不行？好好说话，又不会要你命。”

她隐隐有些担心，陆年羽和庄柔这一对儿本来就有点磕碰，她真怕这次事故会让两人的关系彻底告吹。两个都是她的好朋友，手心手背的，吵翻了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庄柔醒来时身处一个优雅舒适的病房中。一双大大的杏眼在她面前眨着，如星般粲然。

“你醒了，我去找护士。”

那是个跟她同龄的女孩子，白底浅蓝花的睡衣，黑发柔柔地梳成一个马尾辫，笑容纯美。看着旁边那张床，她坐起身来，意识到自己正在妙仁医院的双人病房里。她将长发顺到耳后，穿鞋下床，披上风衣，扣子一粒粒扣好。

“庄小姐请躺下，Dr. Jackson 等下会来帮你检查。”

这里的护士都着浅粉色套裙，长度过膝，说话声音轻柔亲和，不知不觉间就让人安下心来。

“谢谢，不过不需要。”她很清楚自己没事。

“需不需要，还是要由医生来告诉庄小姐吧。”这个护士笑起来眼睛弯弯

的，很像个大姐姐，语气温柔又威严，“既然进了妙仁医院，我们就要对患者的身体负责任，请庄小姐配合。”

庄柔不再反驳，双眼四下寻找着自己的包包，“对不起，我的东西在哪里？”

“哦，对的，副院长说他暂时代为保管，以防万一。”

副院长？以防万一？

手机不在，钱包不在，这下她彻底没办法走了。

“请把手机还给我，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

护士温软的手将她引回了床上，出言宽慰，“当然会还给你，只要做完检查。”主治医师来了之后，护士退出病房，穿过长廊，有些疑惑地走出住院部，前往行政区。

36楼，妙仁医院行政区的顶层，梁以铮的办公室俯瞰一片繁华的上海夜景。

万家灯火，似锦年华，东方明珠飞澜流光。

背后响起叩门声，他收起了一瞬挥洒的思绪，转身与自己的助理对视。

“她怎么样了？”

杨千惠摊开双手，“Jackson已经给她检查过了，暂时稳定，当然还要留院观察48小时。”

“心电图？”

“做过了。静止心跳就有150，最高时几乎冲220，这可是一般人发烧时的心跳，她却不发烧，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伴有相当明显的期外收缩。Jackson正在出初步诊断报告，还要再进一步检查。”

以铮嗯了一声，踱回宽大书桌后，落座，神色凝重。

“千惠，这48小时你来看，别忘了我刚才嘱咐你的话，每隔两个小时来跟我汇报一次。”

千惠方才接过那套粉色制服时还在拼命掩饰疑惑，这时再也忍不下去了。不错，她曾经是护士，但现在是副院长的高级助理，怎么一夕再次做回了护士？

“可是，为什么？”

以铮给了她信任的眼神。“原因跟我当初让你做我助理时说的一样——

你能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事。”

千惠咬唇，退出办公室之前，不甘心地又问了一句。对于他的反常，她需要一个理由，“以铮，你是不是认识她？”

以铮重重往椅背上一靠，似笑非笑，“她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杨助理，请问你审问完了吗？”

回到601病房，美国医生Jackson见千惠愁眉不展，含笑相劝。“梁是看出她需要心理治疗才让你帮他留意的，除了你，他还有谁可以这么放心呢？”

千惠还是没好气。“这么几分钟，他就看出她需要心理治疗了？”

Jackson耸耸肩。“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试图自杀的人都需要事后心理治疗，除非他自杀成功了。”

半晌儿，千惠才想到手里还提着庄柔的包。以铮吩咐过原物奉还，但他扣下了她的手机。

“不管怎么说，这次他太奇怪了，”千惠摇摇头，“Jack，要是你刚才听到了他的话就会明白……什么‘老朋友的女儿’，那个漫不经心的样子一看就是假装出来的！一般人说‘前女友’时才会这么拙劣地掩饰。我才多问一句他就翻脸，分明是心虚得很。”

庄柔再次睁眼并拿回包包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药物作用让她有点头晕，但就是怎么也睡不着。

同房的女孩已经睡熟，被子一半垂在地上。她无声地翻了翻包，手机不见了。她摇摇头，想起了那只手，抢过了她的咖啡杯，拦下了她的出租车，又拿走了她的手机。

紧紧攥着她的手，紧得好像一放手她就会消失不见。

他是谁？

短时记忆仿佛一个蹩脚的灯光师，让那张脸总是漾着刺眼的白光，与布景脱离，声音却时刻清晰而熟悉。

心理学证明，那些生命中最悲伤的事，如果努力督促自己忘记，往往可以成功，就如同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症。

她不停回忆着那熟悉的掌心温度，随即蹑手蹑脚下床，溜出了门。

在她背后，千惠提紧了一口气，按照以铮的吩咐小心跟随着。

从住院部到行政区，摸到副院长的办公室时，已经是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庄柔敲门，没人来应。里面的确没开灯，身为副院长，估计他也不需要像医生似的彻夜值班，大概早回家去了。

她没办法，站在门口，盯着门上挂着的名牌。

梁以铮……

她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不可思议地呆住了。

她熟悉这个名字，从14岁开始。

绞尽脑汁地回忆着5年前的梁以铮，与那个把她从星巴克带回妙仁医院的男人去比对，却无论如何对不上。

医生？

那样的一个刽子手。怎么会成为医生？

再次敲门，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一种感觉——他在里面，只是不作声响，任由她怀疑、猜测、焦急、无助。

就像他离开的这些年，把她的生活毁于一旦后离开，只留给她一个沉默的背影。她的亲情、友情，以及因为惧怕而不去接受的爱情，都是他留给她的烂摊子。

敲门，敲门，声音越来越高，走廊里阴暗的灯光随之摇晃，她几乎想把门捶碎。一直捶到手几乎断了，关节一跳一跳的疼，依旧没人应答。

5年后，这样意外地重逢，她由女孩变成少女，他由一抹模糊的侧影变成一扇沉默的门，只允许她对着虚无的空气质疑、责问，走投无路。

千惠在一旁的暗处看着这一幕。她知道以铮在里面，他扣下庄柔的手机就是为了让来找她。

她忽然很同情庄柔，想去安慰这个现在停止了拍门，平静地站在原地凝视“梁以铮”三个字的少女，想去骗她，副院长已经回家去了。但她不能，因为以铮命令过，不能让“老朋友的女儿”知道他派了助理跟踪她。

于是屏住呼吸，等着庄柔离开。

大概10分钟之后，千惠放心地走出了阴影，在感应器上按了几个数字，推门进去。年轻的副院长仍在黑暗中坐着，手攥成拳头放在唇前。黑暗中，他的轮廓依旧是亮眼的帅气，裹在了一种漂浮的忧郁之中。

“以铮，她走了……可以开灯了。”

“别开灯。”他厉声阻止了她。

千惠无言，不能自主地被他的情绪波动所感染。她忽然没来由地觉得，门里的这一个比刚才门外的那一个要伤心千百倍。

“她看到我的名字了？”

“嗯，看了好久。”

“她有没有哭？”

“没有。即使是捶门最用力时，她脸上也没有表情。她走的时候，我觉得她在笑，是一种自嘲式的笑。只是走进电梯时有些摇晃，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嘴角在抽动，还拼命眨眼睛。”

窗外传来外滩摆渡船的汽笛声。行政区大楼临江，身处繁华之地，不免吵闹。但整个妙仁医院的建筑结构很合理，住院部被保护在中间，隔音很好，患者绝不会被打扰。

“我明白了。”以铮又在沉默中栖身片刻才按下桌上开关。

宽敞的办公室顷刻光明四溢，堵塞着他的心胸，几乎让他窒息。

千惠知道自己该离开。以铮再次下命令时，声音柔软得让她对那个女孩起了嫉妒心。

“去，让她睡个好觉。”

千惠有种感觉，以铮还想问更多的事，但任何让他焚心的消息都不及让她睡个好觉重要。

第二次观察报告，已经过了午夜12点。千惠照料庄柔睡下才上了36楼。以铮依旧在办公室等她。她又是郁闷，看来他真不打算回家了。一阵紧张的震颤，她仿佛回到了进妙仁医院的面试时，木桌后那个英俊倜傥同时咄咄逼人的年轻医生，从第一面接触，就让她有排色的紧张。

“刚才她从病房出来是几点？”

“大概9点05分。”

以铮想了想。“那么说，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我的办公室。从住院部6楼到行政区36楼，乘电梯的话怎么也不用这么长时间吧。”

千惠全神贯注地描述。“因为她一路都是自己找，自己去看指示牌，自己去找电梯。尽管身边走过许多医生护士病人，但她没问任何人一句‘副院

长办公室怎么走’，这才找了很久。”

以铮点头，他现在已经镇静下来了，不再伤感到几乎颓然。他甚至打开了电脑，用研究病例来打发这漫漫长夜。

千惠再次开口。“而且还有件事我觉得奇怪，一般病人想要做什么，第一反应都是按铃找护士，不会自己行动。Jack 推测她的病史至少在 10 年以上，那么她一定住过很多次院，不会不知道可以随便吩咐护士。”

以铮避开跟庄柔从前生活有关的一切推断，下了结论性语句。“她极度地不喜欢跟人说话，而更喜欢自己行动，尽管那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达成目标。”

“没错，看起来是这样。”

第二天，更多的证据证实了以铮的判断。

千惠的观察细致入微，不负他的期望。他刻意将她安排在 601 病房，与那个病症要更重些，但活泼好动的女孩一起。这收到了预想中的测试效果。庄柔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

· 012 ·

“小蕊早晨起得很早，拉开了窗帘。庄小姐明显不喜欢阳光，但她没有请求小蕊拉上窗帘，而且还是没按铃，她自己从床上走下去，拉紧窗帘，然后回来继续睡。一个上午，小蕊都在进进出出，在病房之间串门子。你知道那孩子从来不随手关门，庄小姐还是……”

“叫她庄柔。”

他极度不喜欢助手在说话时用词冗余。

“在每次她打开门后，庄柔都自己去把门关上，大概有十来次，简直是不厌其烦。难道她就不能跟小蕊商量一下让她随手关门？那么简单的一句话都不说。”

以铮嗯了一声，眉宇凝重起来。

千惠疑惑地嘟了嘴。“以铮，你觉得她是自闭症吗？”

“不是。”

“我也觉得有些不符合的地方，”千惠自顾自地接下去，“我本来一直觉得她是自闭。但小蕊兜了一圈回来，想起这个室友了，就去跟她说话。我以为她一定不会理睬的，结果她没抗拒，反而一边微笑一边跟小蕊交谈，还是个挺幽默健谈的人呢，所以我看不懂她了。”

以铮不语。十几个小时前她敲他的门时，他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才将自己钉在椅子上，不去理睬？他还记得 14 岁时的她，很安静，安静地不让人知道她的存在，但随和，像个小洋娃娃，笑容保持得纹丝不动。

那时她就患有心肌炎了，经常住院。病了这么多年，她一定从小就被警告过不能碰酒精，尽量不碰咖啡因，不会不知道三杯加起来将近 1L 的特浓冰咖啡会要了她的命。

那天，他在星巴克里意外地注意到她，眉目依旧。可女孩子从 14 岁到 19 岁是一定会变的。他说不清她的五官是不是变了，身材是不是变了，只是一眼就注意到，小洋娃娃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在自杀，在那个阳光洋溢、人声鼎沸的地方，平静地喝下自己花钱买的毒药。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当初他不是确认了她幸福地活着，才安心离开？

“千惠，我每周五下午 5 点到 8 点有安排吗？”

助理小姐略微回忆了一下。

“有的，是……”

“不管是什么，另安排别的时间。下周开始，那个时间给庄柔。”

“约会吗？”她傻乎乎地问道，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以铮显然很不满她的迟钝，冷冷地笑，“杨助理，我有时真觉得聘用你是个错误。回病房去，把她的手机给她，顺便把 Jackson 找来。”

美国医生跨进副院长办公室时，四仰八叉地往沙发上一横，牢骚连天。

以铮笑笑，Henry Jackson 医生是妙仁外科的第一把刀，大家都习惯称他为 Jack。以铮在哈佛念心理学硕士时，他们是室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搭档拿过国际网球双打冠军。对于 Dr. Jackson，第一不用质疑的是过硬的医术，第二不用质疑的是过多的废话。

“梁，你得注意一下，别再让你那个助理生气了。问题在于，护士生气时都很性感，这太让正常的男人医生分心。”

这个智商 200 的美国帅哥很擅长利用他的金发碧眼和完美的不带口音的中文勾搭中国女孩子。